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 喻世明言

馮夢龍

###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却說江西贛州府石城縣。有個魯廉憲。一生爲官清介。並不要錢。人都稱爲魯白水。那魯廉憲與同縣顧僉事累世通家。魯家一子。雙名學曾。顧家一女。小名阿秀。兩下面約爲婚。來往間親家相呼。非止一日。因魯奶奶病故。廉憲攜着孩兒在于任所。一向遷延。不曾行得大禮。誰知廉憲在任。一病身亡。學曾扶柩回家。守制三年。家事愈加消乏。止存下幾間破房子。連口食都不周了。

顧僉事見女婿窮得不像樣。遂有悔親之意。與夫人孟氏商議道。魯家一貧如洗。眼見得六禮難備。婚娶無期。不若別求良姻。庶不悞女兒終身之托。孟夫人道。魯家雖然窮了。從幼許下的親事。將何辭以絕之。顧僉事道。如今只差人去說男長女大。催他行禮。兩邊都是宦家。各有體面。說不得沒有兩個字。也要出得他的門。入的我的戶。那窮鬼自知無力。必然情愿退親。我就要了他休書。却不一刀兩斷。孟夫人道。我家阿秀性子有些古怪。只怕他不肯。顧僉事道。在家從父。這也由不得他。你只慢慢的勸他便了。

當下孟夫人走到女兒房中。說知此情。阿秀道。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婚姻論財。夷虜之道。爹爹如此欺貧重富。全沒人倫。決難從命。孟夫人道。如今爹去催魯家行禮。他若行不起禮。倒

願退親。你只索罷休。阿秀道。說那里話。若魯家貧不能聘。孩兒情愿守志終身。決不改適。當初錢玉蓮投江全節。留名萬古。爹爹若是見逼。孩兒就拚却一命。亦有何難。孟夫人見女執性。又苦他。又憐他。心生一計。除非瞞過僉事。密地喚魯公子來。助他些東西。教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

忽一日。顧僉事往東莊收租。有好幾日擔閣。孟夫人與女兒商量停當了。喚園公老歐到來。夫人當面分付。教他去請魯公子。後門相會。如此如此。不可洩漏。我自有重賞。老園公領命。來到魯家。但見。

門如敗寺。屋似破窰。窗榻離披。一任風聲開閉。廚房冷落。絕無烟氣蒸騰。頽牆漏瓦權棲足。只怕雨來。舊椅破床便當柴。也少火力。盡說宦家門戶倒。誰憐清史子孫貧。

說不盡魯家窮處。

却說魯學曾有個姑娘。嫁在梁家。離城將有十里之地。姑夫已死。止存一子梁尚賓。新娶得一房好娘子。三口兒一處過活。家道粗足。這一日魯公子恰好到他家借米去了。只有個燒火的白髮婆婆在家。老管家只得傳了夫人之命。教他作速寄信去請公子回來。此是夫人美情。趁這幾日老爺不在家中。專等專等。不可失信。囑罷自去了。這里老婆子想道。此事不可遲緩。也不好轉托他人傳話。當初奶奶存日。曾跟到姑娘家去。有些影像在肚裏。當下囑付鄰人看門。一步一跌的問到梁家。梁媽媽正留着姪兒在房中吃飯。婆子向前相見。把老園公言語細細述了。姑娘道。此是美事。攛掇姪兒快去。

魯公子心中不勝歡喜。只是身上藍縷。不好見得岳母。要與表兄梁尚賓借件衣服遮醜。原來梁尚賓是箇不守本分的歹人。早打下欺心草稿。便答應道。衣服自有。只是今日進城。天色已晚了。宦家門牆。不知深淺。令岳母夫人雖然有話。衆人未必盡知。去時也須仔細。憑着愚見。還屈賢弟在此草榻。明日只可早往。不可晚行。魯公子道。哥哥說得是。梁尚賓道。愚兄還要到東村一箇人家。商量一件小事。回來再得奉陪。又囑付梁媽媽道。婆子走路辛苦。一發留他過宿。明日去罷。媽媽也只好道孩兒是箇好意。真箇把兩人都留住了。誰知他是箇奸計。只怕婆子回去時。那邊老園公又來相請。露出魯公子不曾回家的消息。自己不好去打脫冒了。正是。

欺天行當人難識。立地機關鬼不知。

梁尚賓背却公子。換了一套新衣。悄悄地出門。逕投城中顧僉事家來。

却說孟夫人是晚教老園公開了園門伺候。看看日落西山。黑影裏只見一個後生。身上穿得齊齊整整。脚兒走得慌慌張張。望着園門欲進不進的。老園公問道。郎君可是魯公子麼。梁尚賓連忙鞠躬應道。在下正是。因老夫人見召。特地到此。望乞通報。老園公慌忙請到亭子中暫住。急急的進去。報與夫人。孟夫人就差個管家婆出來傳話。請公子到內室相見。纔下得亭子。又有兩個丫鬟。提着兩碗紗燈來接。彎彎曲曲行過多少房子。忽見朱樓畫閣。方是內室。孟夫人揭起朱簾。秉燭而待。那梁尚賓一來是個小家出身。不曾見恁般富貴樣子。二來是個村郎。不通文墨。三來自知假貨。終是懷着個鬼胎。意氣不甚舒展。上前相見時。跪拜應答。眼見得禮貌粗疏。語言澀滯。孟夫人心下想道。好怪。全不像宦家子弟。一念又想到。常言人貧智短。他恁地貧困。如何怪得他失張失智。轉了第二個念頭。心下愈加可憐起來。

茶罷。夫人分付忙排夜飯。就請小姐出來相見。阿秀初時不肯。被母親逼了兩三次。想着。父親有賴婚之意。萬一如此。今宵便是永訣。若得見親夫一面。死亦甘心。當下離了繡閣。含羞而出。孟夫人道。我兒過來見了公子。只行小禮罷。假公子朝上連作兩個揖。阿秀也福了兩福。

便要回步。夫人道。既是夫妻，何妨同坐。便教他在自己肩下坐了。假公子兩眼只瞧那小姐。見他生得端麗。骨髓裏都發癢起來。這里阿秀只道見了真丈夫。低頭無語。滿腹恹惶。只饒得哭下一場。正是。真假不同。心腸各別。

少頃。飲饌已到。夫人教排做兩桌。上面一桌請公子坐。打橫一桌娘兒兩個同坐。夫人道。今日倉卒奉邀。只欲周旋公子姻事。殊不成禮。休怪休怪。假公子剛剛謝得個打攪二字。面皮都急得通紅了。席間夫人把女兒守志一事。略敍一敍。假公子應了一句。縮了半句。夫人也只認他害羞。全不為怪。那假公子在席上自覺局促。本是能飲的。只推量窄。夫人也不強他。又坐了一回。夫人分付收拾鋪陳在東廂下。留公子過夜。假公子也假意作別要行。夫人道。彼此至親。何拘形迹。我母子還有至言相告。假公子心中暗喜。只見丫鬟來稟。東廂內鋪設已完。請公子安置。假公子作揖謝酒。丫鬟掌燈送到東廂去了。

夫人喚女兒進房。趕去侍婢。開了箱籠，取出私房銀子八十兩。又銀盃二對。金首飾一十六件。約值百金。一手交付女兒。說道。做娘的手中只有這些。你可親去交與公子。助他行聘完婚之費。阿秀道。羞答答如何好去。夫人道。我兒。禮有經權。事有緩急。如今尷尬之際。不是你親去囑付。把夫妻之情打動他。他如何肯上緊。窮孩子不知世事。倘或與外人商量。被人哄誘。把東西一時花了。不枉了做娘的一片用心。那時悔之何及。這東西也要你袖裏藏去。不可露人眼目。阿秀聽了這一班道理。只得依允。便道。娘。我怎好自去。夫人道。我教管家婆跟你去。當下喚管家婆來到。分付他只等夜深。密地送小姐到東廂。與公子敍話。又附耳道。送到時。你只在門外等候。省得兩下礙眼。不好交談。管家婆已會其意了。

再說假公子獨坐在東廂。明知有個蹊蹺緣故。只是不睡。果然一更之後。管家婆捫門而進。報道。小姐自來相會。假公子慌忙迎接。重新敍禮。有這等事。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個字也講不出。及至見了小姐。偏會溫存絮話。這里小姐。起初害羞。遮遮掩掩。今番背却夫人。一般也老落起來。兩個你問我答。敍了半晌。阿秀話出衷腸。不覺兩淚交流。那假公子也裝出捶胸嘆氣。揩眼淚縮鼻涕。許多醜態。又假意解勸小姐。抱持綽趣。儘他受用。管家婆在房門外。聽見兩下悲泣。連累他也恹惶。墮下幾點淚來。誰知一邊是真。一邊是假。阿秀在袖中摸出銀兩首飾。遞與假公子。再三囑付。自不必說。假公子收過了。便一手抱住小姐把燈兒吹滅。苦要求歡。阿秀怕聲張起來。被丫鬟們聽見了。壞了大事。只得勉從。有人作如夢令詞云。

可惜名花一朵。繡幃深閨藏護。不遇探花郎。抖被狂蜂殘破。錯悞。錯悞。怨殺東風分付。

常言。事不三思。終有後悔。孟夫人要私贈公子。玉成親事。這是錦片的一團美意。也是天大的一樁事情。如何不教老園公親見公子一面。及至假公子到來。只合當面囑付一番。把東西贈他。再教老園公送他回去。看個下落。萬無一失。千不合。萬不合。教女兒出來相見。又教女兒自往東廂敍話。這分明放一條方便路。如何不做出事來。莫說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使不得。枉做了一世牽扳的話柄。這也算做姑息之愛。反害了女兒的終身。

閒話休題。且說假公子得了便宜。放鬆那小姐去了。五鼓時。夫人教丫鬟催促起身梳洗。用些茶湯點心之類。又囑付道。拙夫不久便回。賢婿早做準備。休得怠慢。假公子別了夫人。出了後花園門。一頭走一頭想道。我白白裏騙了一個宦家閨女。又得了許多財帛。不曾露出馬脚。萬分僥倖。只是今日魯家又來。不為全美。聽得說顧僉事不久便回。我如今再擔閣他一日。待明日纔放他去。若得顧僉事回來。他便不敢去了。這事就十分乾淨了。計較已定。走到個酒店上自飲三盃。吃飽了肚裏。直延捱到午後方纔回家。

魯公子正等得不耐煩。只為沒有衣服。轉身不得。姑娘也焦燥起來。教莊家往東村尋取兒子。

原來田氏是東村田貢元的女兒。到有十分顏色。又且通書達禮。田貢元原是石城縣中有名的一個豪傑。只爲一個有司官與他做對頭。要下手害他。却是梁尚賓的父親與他舅子魯廉憲說了。廉憲也素聞其名。替他極口分辨。得免其禍。因感激梁家之恩。把這女兒許他爲媳。那田氏像了父親。也帶三分俠氣。見丈夫是個蠢貨。又且不幹好事。心下每每不悅。開口只叫做村郎。以此夫婦兩不和順。連衣服之類。都是那村郎自家收拾。老婆不去管他。

却說姑姪兩個正在心焦。只見梁尚賓滿臉春色回家。老娘便罵道。兄弟在此專等你的衣服。你却在那里唾沔。整夜不歸。又沒尋你去處。梁尚賓不回娘話。一逕到自己房中。把袖裏東西都藏過了。纔出來對魯公子道。偶爲小事纏住身子。擔閣了表弟一日。休怪休怪。今日天色又晚了。明日回宅罷。老娘罵道。你只顧把件衣服借與做兄弟的。等他自己幹正務。管他今日明日。魯公子道。不但衣服。連鞋襪都要告借。梁尚賓道。有一雙青段子鞋在間壁皮匠家允底。今晚催來。明早日奉穿去。魯公子沒奈何。只得又住了一宿。

到明朝。梁尚賓只推頭疼。又睡個日高三丈。早飯都吃過了。方纔起身。把道袍。鞋。襪慢慢的逐件搬將出來。無非要延捱時刻。悞其美事。魯公子不敢就穿。又借個包袱兒包好。付與老婆子拿了。姑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菜之類。喚個莊客送公子回去。又囑付道。若親事就緒。可來回復我一聲。省得我牽掛。魯公子作揖轉身。梁尚賓相送一步。又說道。兄弟你此去須是仔細。不知他意兒好歹。真假何如。依我說。不如只往前門硬挺着身子進去。怕不是他親女婿。趕你出來。又且他家差老園公請你。有憑有據。須不是你自輕自賤。他有好意。自然相請。若是翻轉臉來。你拚得與他訴落一場。也教街坊上人曉得。倘到後園曠野之地。被他暗算。你却沒有個退步。魯公子又道。哥哥說得是。正是。

背後害他當面好。 有心人對沒心人。

魯公子回到家裏。將衣服鞋襪裝扮起來。只有頭巾分寸不對。不曾借得。把舊的脫將下來。用清水擺淨。教婆子在鄰舍家借個熨斗。吹些火來熨得直直的。有些磨壞的去處。再把些飯兒粘得硬硬的。墨兒塗得黑黑的。只是這頂巾。也弄了一個多時辰。左帶右帶。只怕不正。教婆子看得件件停當了。方纔移步逕投顧僉事家來。門公認是生客。回道。老爺東莊去了。魯公子終是宦家的子弟。不慌不忙的說道。可通報老夫人。說道。魯某在此。門公方知是魯公子。却不曉得來情。便道。老爺不在家。小人不敢亂傳。魯公子道。老夫人有命。喚我到來。你去通報自知。須不連累他們。門公傳話進去。稟說。魯公子在外要見。還是留他進來。還是辭他。

孟夫人聽說。吃了一驚。想。他前日去得。如何又來。且請到正廳坐下。先教管家婆出去。問他有何話說。管家婆出來瞧了一瞧。慌忙轉身進去。對老夫人道。這公子是假的。不是前夜的臉兒。前夜是胖胖兒的。黑黑兒的。如今是白白兒的。瘦瘦兒的。夫人不信道。有這等事。親到後堂。從簾內張看。果然不是了。孟夫人心上委決不下。教管家婆出去。細細把家事盤問。他答來一字無差。孟夫人初見假公子之時。心中原有些疑惑。今番的人才清秀。語言文雅。倒像真公子的樣子。再問他今日爲何而來。答道。前蒙老園公傳語呼喚。因魯某羈滯鄉間。今早纔回。特來參謁。望恕遲悞之罪。夫人道。這是真情無疑了。只不知前夜打脫冒的冤家。又是那里來的。慌忙轉身進房。與女兒說其緣故。又道。這都是做爹的不存天理。害你如此。悔之不及。幸而沒人知道。往事不須題起了。如今女婿在外。是我特地請來的。無物相贈。如之奈何。正是。

只因一着錯。 滿盤都是空。

阿秀聽罷。呆了半晌。那時一肚子情懷。好難描寫。說慌又不是慌。說羞又不是羞。說惱又不是惱。說苦又不是苦。分明似亂針刺體。痛癢難言。喜他志氣過人。早有了三分主意。便道。母親且與他相見。我自有道理。孟夫人依了光兒言語。出廳來相見公子。公子掇一把椅。朝上

放下。請岳母大人上坐。待小婿魯某拜見。孟夫人謙讓了一回。從傍站立。受了兩拜。便教管家婆扶起看坐。公子道。魯某只爲家貧。有缺禮數。蒙岳母大人不棄。此恩生死不忘。夫人自覺慚愧。無言可答。忙教管家婆把廳門掩上。請小姐出來相見。

阿秀站住簾內。如何肯移步。只教管家婆傳語道。公子不該擔閣鄉間。負了我母子一片美意。公子推故道。某因患病鄉間。有失奔趨。今方踐約。如何便說相負。阿秀在簾內回道。三日以前。此身是公子之身。今遲了三日。不堪伏侍巾櫛。有玷清門。便是金帛之類。亦不能相助了。所存金釵二股。金鈿一對。聊表寸意。公子宜別選良姻。休得以妾爲念。管家婆將兩般首飾遞與公子。公子還疑是悔親的說話。那里肯收。阿秀又道。公子但留下。不久自有分曉。公子請快轉身。留此無益。說罷。只聽得哽哽咽咽的哭了進去。

魯學曾愈加疑惑。向夫人發作道。小婿雖貧。非爲這兩件首飾而來。今日小姐似有決絕之意。老夫人如何不出一語。既如此相待。又呼喚魯某則甚。夫人道。我母子並無異心。只爲公子來遲。不將婚事爲重。所以小女心中憤怨。公子休得多疑。魯學曾只是不信。敍起父親存日許多情分。如今一死一生。一貧一富。就忍得改變了。魯某只靠得岳母一人做主。如何三日後。也生退悔之心。勞勞叨叨的說個不休。孟夫人有口難辨。倒被他纏住身子。不好動身。

忽聽得裏面亂將起來。丫鬢氣喘喘的奔來報道。奶奶，不好了。快來救小姐。嚇得孟夫人一身冷汗。巴不得再添兩隻腳在肚下。管家婆扶着左腋。跑到繡閣。只見女兒將羅帕一幅。縊死在床上。急急解救時。氣已絕了。叫喚不醒。滿房人都哭起來。魯公子聽小姐縊死。還道是做成的圈套。撚他出門。兀自在廳中嚷刮。孟夫人忍着疼痛。傳話請公子進來。公子來到繡閣。只見牙床錦被上。直挺挺躺着個死小姐。夫人哭道。賢婿。你今番認一認妻子。公子當下如萬箭攢心。放聲大哭。夫人道。賢婿。此處非你久停之所。怕惹出是非。胎累不小。快請回罷。教管家婆將兩般首飾。納在公子袖中。送他出去。魯公子無可奈何。只得挹淚出門去了。

這里孟夫人一面安排入殮。一面東莊去報顧僉事回來。只說女兒不願停婚。自縊身死。顧僉事懊悔不迭。哭了一場。安排成喪出殯不題。後人有詩贊阿秀云。

死生一諾重千金。    誰料奸謀禍奔深。  
三尺紅羅報夫主。    始知汗體不汗心。

却說魯公子回家看了金釵鈿。哭一回。嘆一回。疑一回。又解一回。正不知什麼緣故。也只是自家命薄所致耳。過了一晚。次日把借來的衣服鞋襪。依舊包好。親到姑娘家去送還。梁尚賓曉得公子到來。到躲了出去。公子見了姑娘。說起小姐縊死一事。梁媽媽連聲感嘆。留公子酒飯去了。

梁尚賓回來。問道。方纔表弟到此。說曾到顧家去不曾。梁媽媽道。昨日去的。不知甚麼緣故。那小姐嗔怪他來遲三日。自縊而死。梁尚賓不覺失口叫聲。呵呀。可惜好個標致小姐。梁媽媽道。你那里見來。梁尚賓遮掩不來。只得把自己打脫冒事。述了一遍。梁媽媽大驚。罵道。沒天理的禽獸。做出這樣勾當。你這房親事還虧舅舅作成你的。你今日恩將仇報。反去破壞了做兄弟的姻緣。又害了顧小姐一命。汝心何安。千禽獸。萬禽獸。罵得梁尚賓開口不得。走到自己房中。田氏閉了房門。在裏面罵道。你這樣不義之人。不久自有天報。休想善終。從今你自你。我自我。休得來連累人。梁尚賓一肚氣。正沒出處。又被老婆訴說。一脚跌開房門。揪了老婆頭髮便打。又是梁媽媽走來。喝了兒子出去。田氏捶胸大哭。要死要活。梁媽媽勸他不住。喚個小轎擡回娘家去了。

梁媽媽又氣又苦。又受了驚。又愁事跡敗露。當晚一夜不睡。發寒發熱。病了七日。嗚呼哀哉。田氏聞得婆婆死了。特來奔喪帶孝。梁尚賓舊憤不息。便罵道。賊潑婦。只道你住在娘家一



世。如何又有回家的日子。兩下又爭鬧起來。田氏道。你幹了虧心的事。氣死了老娘。又來消遣我。我今日若不是婆死。永不見你村郎之面。梁尚賓道。怕斷了老婆種。要你這潑婦見我。只今日便休了你去。再莫上門。田氏道。我寧可終身守寡。也不願隨你這樣不義之徒。若是休了到得乾淨。回去燒個利市。梁尚賓一向夫妻無緣。到此說了盡頭話。癡一口氣。真個就寫了離書手印。付與田氏。田氏拜別婆婆靈位。哭了一場。出門而去。正是。

有心去調他人婦。無福難招自己妻。

可惜田家賢慧女。一場相罵便分離。

話分兩頭。再說孟夫人追思女兒。無日不哭。想道。信是老歐寄去的。那黑胖漢子。又是老歐引來的。若不是通同作弊。也必然漏洩他人了。等丈夫出門拜客。喚老歐到中堂。再三訊問。却說老歐傳命之時。其實不曾洩漏。是魯學曾自家不合借衣。惹出來的奸計。當夜來的是假公子。三日後。來的是真公子。孟夫人肚裡明明曉得有兩個人。那老歐肚裡還只認做一個人。隨他分辨如何得明白。夫人大怒。喝教手下把他拖番在地。重責三十板子。打得皮開血噴。

顧僉事一日偶到園中。叫老園公掃地。聽說被夫人打壞。動揮不得。教人扶來。問其緣故。老歐將夫人差去約魯公子來家。及夜間房中相會之事。一一說了。顧僉事大怒道。原來如此。便叫打轎。親到縣中。與知縣訴知其事。要將魯學曾抵償女兒之命。知縣教補了狀詞。差人拿魯學曾到來。當堂審問。魯公子是老實人。就把實情細細說了。見有金釵鈿兩般。是他所贈。其後園私會之事。其實沒有。知縣就喚園公老歐對證。這老人家兩眼模糊。前番黑夜裏認假公子的面龐不真。又且今日家主分付了說話。一口咬定魯公子。再不鬆放。知縣又徇了顧僉事人情。着實用刑拷打。魯公子吃苦不過。只得招道。顧奶奶好意相喚。將金釵鈿助為聘資。偶見阿秀美貌。不合輒起淫心。強逼行奸。到第三日。不合又往。致阿秀羞憤自縊。知縣錄了口詞。審得魯學曾與阿秀空言議婚。尚未行聘過門。難以夫妻而論。既因奸致死。合依威逼律問絞。一面發在死囚牢裏。一面備文書申詳上司。孟夫人聞知此信大驚。又訪得他家。只有一個老婆子也嚇得病倒。無人送飯。想起。這事與魯公子全沒相干。到是我害了他。私下處些銀兩。分付管家婆央人替他牢中使用。又屢次勸丈夫保全公子性命。顧僉事愈加忿怒。石城縣把這件事當做新聞。沿街傳說。正是。

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

顧僉事為這聲名不好。必欲置魯學曾于死地。

再說有箇陳廉御史。湖廣籍貫。父親與顧僉事是同榜進士。以此顧僉事叫他是年姪。此人少年聰察。專好辨冤析枉。其時正奉差巡按江西。未入境時。顧僉事先去囑托此事。陳御史口雖領命。心下不以為然。蒞任三日。便發牌按臨贛州。嚇得那一府官吏尿流屁滾。審錄日期。各縣將犯人解進。陳御史審到魯學曾一起。閱了招詞。又把金釵鈿看了。叫魯學曾問道。這金釵鈿是初次與你的麼。魯學曾道。小人只去得一次。並無二次。御史道。招上說三日後又去。是怎麼說。魯學曾口稱冤枉。訴道。小人的父親存日。定下顧家親事。因父親是箇清官。死後家道消乏。小人無力行聘。岳父顧僉事欲要悔親。是岳母不肯。私下差老園公來喚小人去。許贈金帛。小人羈身在鄉。三日後方去。那日只見得岳母。並不曾見小姐之面。這奸情是屈招的。御史道。既不曾見小姐。這金釵鈿何人贈你。魯學曾道。小姐立在簾內。只責備小人來遲悞事。莫說婚姻。連金帛也不能相贈了。這金釵鈿權留箇憶念。小人還只認做悔親的話。與岳母爭辨。不期小姐房中縊死。小人至今不知其故。御史道。恁般說。當夜你不曾到後園去了。魯學曾道。實不曾去。御史想了一回。若特地喚去。豈止贈他釵鈿二物。詳阿秀抱怨口氣。必然先有人冒去東西。連奸騙都是有的。以致羞憤而死。便叫老歐問道。你到魯家時。可曾見魯學曾麼。老歐道。小人不曾面見。御史道。既不曾面見。夜間來的你如何就認得是他。老歐道。他自稱魯公子。特來赴約。小人奉

主母之命。引他進見的。怎賴得沒有。御史道。相見後。幾時去的。老歐道。聞得裏面夫人留酒。又贈他許多東西。五更時去的。魯學曾又叫屈起來。御史喝住了。又問老歐。那魯學曾第二遍來。可是你引進的。老歐道。他第二遍是前門來的。小人並不知。御史道。他第一次如何不到前門。却到後園來尋你。老歐道。我家奶奶着小人寄信。原教他在後園來的。御史喚魯學曾問道。你岳母原教你到後園來。你却如何往前門去。魯學曾道。他雖然相喚。小人不知意兒真假。只怕園中曠野之處。被他暗算。所以逕奔前門。不曾到後園去。御史想來。魯學曾與園公。分明是兩樣說話。其中必有情弊。御史又指着魯學曾問老歐道。那後園來的。可是這箇嘴臉。你可認得真麼。不要胡亂答應。老歐道。昏黑中小人認得不十分真。像是這箇臉兒。御史道。魯學曾既不在家。你的信却寄與何人的。老歐道。他家只有箇老婆婆。小人對他說的。並無閒人在旁。御史道。畢竟還對何人說來。老歐道。並沒第二箇人知覺。御史沉吟半晌。想道。不究出根白。如何定罪。怎好回復老年伯。又問魯學曾道。你說在鄉。離城多少。家中幾時寄到的信。魯學曾道。離北門外只十里。是本日得信的。御史拍案叫道。魯學曾。你說三日後方到顧家。是虛情了。既知此信。有恁般好事。路又不遠。怎麼遲延三日。理上也說不去。魯學曾道。爺爺息怒。小人細裏。小人因家貧。往鄉間姑娘家借米。聞得此信。便欲進城。怎奈衣衫藍縷。與表兄借件遮醜。已蒙許下。怎奈這日他有事出去。直到明晚方歸。小人專等衣服。所以遲了兩日。御史道。你表兄曉得你借衣服的緣故不。魯學曾道。曉得的。御史道。你表兄何等人。叫甚名字。魯學曾道。名喚梁尚賓。莊戶人家。御史聽罷。喝散衆人。明日再審。正是。

如山巨筆難輕判。 似佛慈心待細參。  
公案見成翻者少。 覆盆何處不冤含。

次日。察院小開門。掛一面憲牌出來。牌上寫道。

本院偶染微疾。各官一應公務。俱候另示施行。  
本月 日

府縣官朝暮問安。自不必說。

話分兩頭。再說梁尚賓自聞魯公子問成死罪。心下到寬了八分。一日。聽得門前喧嚷。在壁縫張看時。只見一箇賣布的客人。頭上帶一頂新孝頭巾。身穿舊白布道袍。口內打江西鄉談。說是南昌府人。在此販布買賣。聞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趕回。存下幾百疋布。不曾發脫。急切要投箇主兒。情願讓些價錢。衆人中有要買一疋的。有要兩疋三疋的。客人都不肯。道。恁地零星賣時。再幾時還不得動身。那箇財主家一總脫去。便多讓他些也罷。梁尚賓聽了多時。便走出門來問道。你那客人存下多少布。值多少本錢。客人道。有四百餘疋。本錢二百兩。梁尚賓道。一時間那得箇主兒。須是肯折些。方有人貪你。客人道。便折十來兩。也說不得。只要快當。輕鬆了身子。好走路。梁尚賓看了布樣。又到布船上去翻復細看。口裏只誇。好布。好布。客人道。你又不做箇要買的。只管翻亂了我的布包。擔閣人的生意。梁尚賓道。怎見得我不像箇買的。客人道。你要買時。借銀子來看。梁尚賓道。你若加二肯折。我將八十兩銀子。替你出脫了一半。客人道。你也是欺話。做經紀的。那裏折得起加二。況且只用一半。這一半我又去投誰。一般樣擔閣了。我說不像要買的。又冷笑道。這北門外許多人。就沒個財主。四百疋布便買不起。罷。罷。搖到東門尋主兒去。梁尚賓聽說。心中不忿。又見價錢相因。有些出息。放他不下。便道。你這客人好欺負人。我偏要都買了你的。看如何。客人道。你真箇都買我的。我便讓你二十兩。梁尚賓定要折四十兩。客人不肯。衆人道。客人。你要緊脫貨。這位梁大官。又是貪便宜的。依我們說。從中酌處。一百七十兩。成了交易罷。客人初時也不肯。被衆人勸不過。道。罷。這十

兩銀子。奉承列位面上。快些把銀子兌過。我還要連夜趕路。梁尚賓道。銀子湊不來許多。有幾件首飾。可用得着麼。客人道。首飾也就是銀子。只要公道作價。梁尚賓邀入客坐。將銀子和兩對銀鍾。共兌准了一百兩。又金首飾盡數搬來。眾人公同估價。勾了七十兩之數。與客收訖。交割了布疋。梁尚賓看這場交易。儘有便宜。歡喜無限。正是。

貪癡無底蛇吞象。 禍福難明螳捕蟬。

原來這販布的客人。正是陳御史裝的。他托病關門。密密分付中軍官聶千戶。安排下這些布疋。先僱下小船。在石城縣伺候。他悄悄地帶個門子私行到此。聶千戶就扮做小郎跟隨。門子只做看船的小廝。並無人識破。這是做官的妙用。

却說陳御史下了小船。取出見成寫就的憲牌填上梁尚賓名字。就着聶千戶密拿。又寫書一封。請顧僉事。到府中相會。比及御史回到察院。說病好開門。梁尚賓已解到了。顧僉事也來了。御史忙教擺酒後堂。留顧僉事小飯。

坐間。顧僉事又提起魯學曾一事。御史笑道。今日奉屈老年伯到此。正爲這場公案。要剖箇明白。便教門子開了護書匣。取出銀鍾二對。及許多首飾。送與顧僉事看。顧僉事認得是家中之物。大驚問道。那里來的。御史道。令愛小姐致死之由。只在這幾件東西上。老年伯請寬坐。容小姪出堂。問這起數與老年伯看。釋此不決之疑。

御史分付開門。仍喚魯學曾一起覆審。御史且教帶在一邊。喚梁尚賓當面。御史喝道。梁尚賓。你在顧僉事家。幹得好事。梁尚賓聽得這句。好似青天裏聞了箇霹靂。正要硬着嘴分辨。只見御史教門子把銀鍾。首飾與他認識。問道。這些東西那里來的。梁尚賓擡頭一望。那御史正是賣布的客人。唬得頓口無言。只叫。小人該死。御史道。我也不動夾棍。你只將實情寫供狀來。梁尚賓料賴不過。只得招稱了。你說招詞怎麼寫來。有詞名鎖南枝一隻爲證。

寫供狀。梁尚賓。只因表弟魯學曾。岳母念他貧。約他助行聘。爲借衣服知此情。不合使欺心。緩他行。乘昏黑。假學曾。園公引入內室門。見了孟夫人。把金銀厚相贈。因留宿。有了奸騙情。三日後學曾來。將小姐送一命。

御史取了招詞。喚園公老歐上來。你仔細認一認。那夜間園上假裝魯公子的。可是這箇人。老歐睜開兩眼看了。道。爺爺。正是他。御史喝教皂隸。把梁尚賓重責八十。將魯學曾枷杻打開。就套在梁尚賓身上。合依強奸論斬。發本縣監候處決。布四百疋。追出。仍給舖戶取價還庫。其銀兩。首飾。給與老歐領回。金釵。金鈿。斷還魯學曾。俱釋放寧家。魯學曾拜謝活命之恩。正是。

奸如明鏡照。 恩喜覆盆開。  
生死俱無憾。 神明御史臺。

却說顧僉事在後堂。聽了這番審錄。驚駭不已。候御史退堂。再三稱謝道。若非老公祖神明燭照。小女之冤。幾無所伸矣。但不知銀兩。首飾。老公祖何由取到。御史附耳道。小姪……如此如此。顧僉事道。妙哉。只是一件。梁尚賓妻子。必知其情。寒家首飾。定然還有幾件在彼。再望老公祖一并逮問。御史道。容易。便行文書。仰石城縣提梁尚賓妻嚴審。仍追餘贓回報。顧僉事別了御史自回。

却說石城縣知縣見了察院文書。監中取出梁尚賓問道。你妻子姓甚。這一事曾否知情。梁尚賓正懷恨老婆。答應道。妻田氏。因貪財物。其實同謀的。知縣當時僉稟差人提田氏到官。

話分兩頭。却說田氏父母雙亡。只在哥嫂身邊。針指度日。這一日。哥哥田重文正在縣前。

聞知此信。慌忙奔回。報與田氏知道。田氏道。哥哥休慌。妹子自有道理。當時帶了休書上轎。逕擡到顧僉事家。來見孟夫人。夫人發一箇眼花。分明看見女兒阿秀進來。及至近前。却是個驀生標緻婦人。吃了一驚。問道。是誰。田氏拜倒在地。說道。妾乃梁尚賓之妻田氏。因惡夫所爲不義。只恐連累。預先離異了。貴宅老爺不知。求夫人救命。說罷。就取出休書呈上。

夫人正在觀看。田氏忽然扯住夫人衫袖。大哭道。母親。俺爹害我好苦也。夫人聽得是阿秀的聲音。也哭起來。便叫道。我兒。有甚話說。只見田氏雙眸緊閉。哀哀的哭道。孩兒一時錯悞。失身匪人。羞見公子之面。自縊身亡。以完貞性。何期爹爹不行細訪。險些反害了公子性命。幸得暴白了。只是他無家無室。終是我母子擔悞了他。母親若念孩兒。替爹爹說聲。周全其事。休絕了一脈姻親。孩兒在九泉之下。亦無所恨矣。說罷。跌倒在地。夫人也哭昏了。

管家婆和丫鬢。養娘都團聚將來。一齊喚醒。那田氏還呆呆的坐地。問他時全然不省。夫人看了田氏。想起女兒。重復哭起。衆丫鬢勸住了。夫人悲傷不已。問田氏。可有爹娘。田氏回說。沒有。夫人道。我舉眼無親。見了你。如見我女兒一般。你做我的義女肯麼。田氏拜道。若得伏侍夫人。賤妾有幸。夫人歡喜。就留在身邊了。

顧僉事回家。聞說田氏先期離異。與他無干。寫了一封書帖。和休書送與縣官。求他免提。轉回察院。又見田氏賢而有智。好生敬重。依了夫人收爲義女。夫人又說起女兒阿秀負魂一事。他千叮萬囑。休絕了魯家一脈姻親。如今田氏少艾。何不就招魯公子爲婿。以續前姻。顧僉事見魯學曾無辜受害。甚是懊悔。今番夫人說話有理。如何不依。只怕魯公子生疑。親到其家。謝罪過了。又說續親一事。魯公子再三推辭不過。只得允從。就把金釵鈿爲聘。擇日過門成親。

原來顧僉事在魯公子面前。只說過繼的遠房姪女。孟夫人在田氏面前。也只說贅箇秀才。並不說真名真姓。到完婚以後。田氏方纔曉得就是魯公子。公子方纔曉得就是梁尚賓的前妻田氏。自此夫妻兩口和睦。且是十分孝順。顧僉事無子。魯公子承受了他的家私。發憤攻書。顧僉事見他三場通透。送入國子監。連科及第。所生二子。一姓魯。一姓顧。以奉兩家宗祀。梁尚賓子孫遂絕。詩曰。

一夜歡娛害自身。 百年姻眷屬他人。  
世間用計行奸者。 請看當時梁尚賓。